

绝代飞龙

古龙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绝代飞龙



0437463

古 龙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中国十大主题小说文库·侠义系列

绝代飞龙

古 龙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环境保护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343 千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——20000 册

ISBN7-5348-0671-2/I. 266 定价 13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男人；武林中的男人，总是要被诛杀。不是被仇杀；就是被情杀。

又一个被杀的男人倒在了血泊中，血已流尽，两眼都没有闭，不瞑目的望着一付惨景……

女人，特别是好看的女人，总是被男人欺侮。

没闭眼的男人看着另一个强悍的男人在欺侮一个好看的女人，女人的衣服被抓掉，那强悍的男人象墙一样倒在了女人的身上……

墙又竖了起来，女人却再也起不来了。

他回头慢慢地走向原来有两个小男孩站着的地方，他本来是要杀了他们斩草除根的。可是，原来的地方什么也没有。一丝不安挂上了他那两块冲血的面皮……

江湖上出了个小煞星，杀人无算。

他的身边居然会有一个小少女，一个好看的小少女。

一代男人被杀，一代女人被欺侮。

又一代男孩将会变成男人，又一代少女将会变成女人。

武林总是如此没有休止。

阴山，起于河套西北，绵亘于绥远、察哈尔、热河三省，与内兴安岭相接，自古为中国北方之屏障，常以重兵据守，抵御北方外族之入侵。

山势险峻，人烟稀少，古树参天，野草满山，春日绿意盎然，夏天野草繁茂，秋季红叶满山，寒冬白雪皑皑，一年四季，气候变化不同。山景也随之改变，山麓附近住户，多以畜牧为业，风俗朴实淳厚。

只因为这一地带山高林密，人迹稀少的关系，一些侠隐之士和武林中人，多居留此山中，一则隐避尘嚣，二则也是练武习艺，修心养性的最佳场所。

阴山古道上，突然起了一阵狂风，刹那间，斜阳顿敛、沙土飞扬、灰尘弥漫、天空变黄遍地尘土滚滚，幽谷绝岭间，万树齐鸣，荒草摇曳、呼呼风声，惊天动地。此际突闻得怒马长啸，亘古的山道上，响起了一阵得得急促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正有一骑，在冒着大风疾驰奔来。

原来这匹纯白的白银驹，长长的鬃毛，随风荡起，起落不定。背上却驮着个少年书生，那一身白衣，已满沾着黄土，头上的蓝色绒帽也染成黄色，多亏脸上用一条白色纱布掩盖着，却仍然神态飘逸，身子伏在马鞍上，用手中的鞭于不断催马疾驰而来。

风越刮越大，尘土飞扬也愈来愈紧，刮得天色，暗淡无光。这

位书生急驰一阵，因受不了那风势的冲力，再加上马也因尘土飞扬，的确睁不开眼睛，事实无法往前进行。那少年书生陡然一提缰绳，离开古道，迅即避于山之坳处。那风愈刮愈大，被吹起的沙石，撞在石壁上，竟发出一片劈拍之声，树上的树叶也纷纷被吹到天空中，忽高忽低，时起时落，飘浮不守。刮到山凹处，便纷纷落地，堆积在一起，形成一座落叶丘。这时，天色也随着逐地暗了下来。

那位书生双眉紧锁，看情形如果这风势不停下来，便得在这凹壁处停留一夜了，无法再向前赶路了，他正在焦虑间，突然听到数声疾呼：

“琴君！琴……君。”

这呼声是那樣的深远悠长，声亢力壮，虽然在这怒风狂吼，沙石激荡的声音中，仍然是清晰入耳。

那少年书生，不由得微微一惊，这阴山山脉中，地广人稀，是何人在这狂风沙石飞扬时狂呼不已，难道是山精，也许是鬼怪不成？不然那会在这样狂风怒吼，飞沙扬尘的晚上，眼睛睁不开，嘴巴难以张的时刻，还会有人喊叫不算，而且，喊叫的声音又是那么高亢。他猜想到这里，心中的迷团是越来越大。惊愕也愈想愈疑惑，他便一抖手，已摘出了背上的翠薇剑，翠碧的光芒，立时映在那山石之上，显出长长的一道剑气，虽在夜晚黑暗中，也现出令人有寒森森的感觉。

那书生将翠薇剑凌空一挥，发出一声傲然长笑，那知他笑声未了，那呼声又断断续续的传来：

“琴君！琴君！琴……君……。”只是声音比前次远了一些，声音降低了很多，似乎那人已经向远方走去。

那书生更加惊奇，以自己的武功内力，尚且，那笑声刚出口之际，便被风声所盖，无法喊出。这个人难道竟有如此高深之功

力？在这强大风势之时，不但喊声清晰可闻，而且，居然能够喊出口来，这人难道竟有如此高深之功力，居然声音超越了强风，实属少见。不由心中泛起了疑，更增加了他几分恐怖，很想循声前去查看一番，只是狂风毫无停息之意，朔朔的吼声，使这阴山道上，路上无行人、空中无飞鸟，只是黄沙滚滚、尘土扬扬，形成一片死寂；令人平添一些恐怖感。

他仍然躲在山坳处，连人带马紧贴着岩壁，不敢贸然出去，西北风恰好从身边掠过，他估量这风势之大，如果挺身出去，必被那风势所冲走，看情形，一时半晌势难停止。因此也就捺着性子，坐在那山坳处闭目养神，马匹已被那风威吓得不敢再嘶叫了，低着头，嚼食地上的枯草。

那书生却仍紧紧的握着长剑，同时，用耳细听附近的一切动静，这样足足等了两个多时辰，那风才逐渐的小了下去，天色也开朗了，空中放射出一片清明的光亮，原来时已入夜，上弦月正缓缓升起，四周闪烁着数点寒星。

那书生不再犹豫，便急忙纵马上道，赶奔路程，也不由得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总算风停尘歇了。翠薇剑临空划起了几道寒光，踏着月色顺着崎岖的山路走下去。他这方向是一直向西进行，估计来路，可能是由得胜口出关，经平地泉、陶林等地，而踏上阴山山脉。到达了目的地。

那书生披星戴月，催马疾行，顺着阴山古道蜿蜒前进，大约走了半个时辰光景，突然勒马不走，原来在那地面的沙土上发现了许多脚印，每个脚印皆有尺来深，形状和人足相似，但却比人脚大了一倍。

那书生不由大为惊奇，急忙下马，逐一细看，这才发觉出这些是足印，此人过去明明没有多少时间。因为足印清清楚楚留在沙土上，并没有被风刮的沙土所掩盖。难道竟是刚才那狂吼之人

么？天地间竟然有如此之大的人么？依足印的痕迹看来，这个人最低也在一丈以上的身高？怪不得那狂风吹不动他，原来他每一步皆深入泥土之内，更怪不得他能有那么高亢的声音。

那书生这时，又突然点点头轻轻的哦了一声，似有所觉悟似地，又暗暗地想到这个足印，绝对不是人的足迹，分明是山魃鬼魅之类的踪迹。也不由得毛骨悚然，紧握在手中的翠薇剑，又奋力的向空中划了几下，这也无非壮壮自己的胆子而已，认为你就是鬼怪之类的东西，如果敢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也要你先尝尝试试我宝剑的厉害，也休想逃出我的手中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人还是鬼。

他仰首看看空中的月色，已是三更左右，他虽然心中有些害怕，但是又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认为这种奇迹，也是一生中难得一见的事，不由得壮起来胆子，倒要查个水落石出，看看究竟这是甚么东西的足迹，于是，豪性陡然而生。便飞身上马，一抽马臀，便继续地跟着足踪寻了下去。

你道这书生是谁？他乃是当今武林中泰山北斗，武学大宗师，赤手飞龙盖雄天的大弟子，江湖中人称小飞龙的空卓，年轻英俊，武功高卓，在武林中也颇有名气，一手师传的翠薇剑，精奥无比，出神入化，高超绝伦，尤以翠薇八式，威震武林，名扬四海，那一个不敬重他几分，这次奉乃师之命，远赴狼山，办一件重大之事，骑马赶赴狼山，那知他山行途中，却偏巧遇上了这阵狂风，耽搁了大半天，以及在狂风中听到那两次的呼叫声，使他生了恐怖，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但是他却不退，尤其当他看到那些大脚印时，更增加了他的惊异心，他倒要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的脚印，仍循着那些足迹，续向前行，倒要查个水落石出，方肯甘心。

此时刻，月色已偏了西，东方也微露出一丝曙光，一线灰白

色在东南方出现在地平面上，他长长的吸了两口清气，放眼看去，前面错杂着几条小河，水流蜿蜒南下，原来他在这一夜之间，已来到了五加河边，此地与狼山，也只是一水之隔。

空卓居高临下，看那一片山的峭拔，水势的汹涌，不由心中生出豪情壮志，便挥剑长歌道：

山势巍峨兮，壮志未酬。

水流汹涌兮，势如游龙。

男儿立志兮，兴利除弊。

扶孤怜贫兮，回馈情浓。

仗吾翠薇兮，为民前锋。

.....

那知他歌声未了，豪气未尽，突见五加河的下流处，冒起一缕缕的炊烟，直升空中，在这朝暾初升，红光满天，白烟缕缕，显示出一幅美丽的构图，他不由得停止了歌声，在马上欣赏起这幅美丽的图画。

空卓一见早晨的炊烟，猛然想起，自己从昨天中午，一直到今天早晨，滴水未喝，粒饭未进，不自觉得腹中有些饥肠辘辘，口干舌燥起来，看那晨烟起处，定有人家，何不去求取一餐，以解饥渴。

他将翠薇剑入丁鞘，马鞭回空一甩，发出“拍！”的一声大响，那匹坐骑已腾开四蹄，向炊烟之处奔去。

这匹白色坐骑，原非凡马，穿山过涧，如履平地，奔驰一会儿，已到达炊烟起处，那儿那有什么人家？原来那炊烟只是在河滩之上升起，这时，在这附近却无半个人影，可是火的余烬未熄。

空卓大为奇怪，翻身下马，仔细察看一番，那炊烟之傍，竟赫然放着一堆白骨，上面还附着一层油润，四周留着许多的巨大的脚印，这些足迹和他在阴山道上所见的相似，只是并没有深入入

土中。

空卓看完这现场的一切，心底下又起了一阵恐惧，此足迹绝非人类所有，定是什么怪物所留的，刚才必是在此地将人烧死，将肉吃个干净，把骨 却留在路旁。这五加河两面，地势较为平坦，居民也很多，这怪物如果冲入住户人家，岂不要多丧许多条人命，他这么一想，大为此地居民的生命担心不少，顿时忘了恐惧之心，报着悲天悯人的心情，侠肝义胆的心肠，顿时雄心壮志，油然而起，那管它是妖魔鬼怪、或是山魃魍魉，必定找到它把它消灭，免得为害地方。看情形它离开此地时间不会太久，于是便提剑上马，鞭策马臀，循着足迹，又往下方追赶而去。

小飞龙空卓，原本乃师之侠义心肠，想为人间除去此害，只是此时所经过之路途，土质较硬，所留之足迹，忽显忽隐，时有时无，他策马追了一阵，又转入山区，峻岭耸起，林深树密，那蜿蜒的山径上，怪石林立，前进颇为困难，尤其是那匹马，更是寸步难行，实在无法再往上攀登。

小飞龙空卓不得已便下了马，将白银驹拴在一棵松树上，自己一手握剑，一手扶荆往上攀援而行，连转了两个山弯，前面凸起一座奇峰，高插云表，只见苍云缭绕，霞气生辉，好一个去处。

空卓精神不由一振，眼光一亮，挥剑长啸，猛一提丹田之气，双腿用力，急纵面上，不稍怠慢。

空卓施展出上乘的轻功，双臂齐伸，两脚使劲，急向上纵，瞬息已上到半峰腰，回头下望，下面已陷入一片云海之中，白茫茫的一片云气翻滚，氤氲升腾，较高的山峰，好像浮在水上，有如孤帆，又像一座海岛，耸立在海水之中，他长长的嘘了一口气，看看他心爱的翠薇剑，用指甲弹了一下，顿时发出一声龙吟，响彻了四周的山谷，也发出同样的回音，空卓这时豪气干云，壮志顿生。

小飞龙这时心旷神怡，纵声长笑，真是山鸣谷应。那知他笑

声未了，突闻吱吱两声，立刻从右侧的峰顶上，飞跃下来一条黑影，疾如敛翅的鹰隼，快似闪电一般，由峰上直跃而下来到眼前。

空卓猛吃一惊，横剑当胸，细看之下，原来是一个巨大的猩猩，高可七尺，生得肥胖臃肿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全身毛色，闪闪作光，但是身手却是异常灵活，举手投足，更是敏捷异常，绝非一般猩猩所能比，而且一身的武功，更是登峰造极。也并非武林中泛泛之辈能比得上它，心中不觉大为惊奇。

那猩猩跃到离空卓面前五尺左右，突然稳定身形，发出一阵哈哈大笑，这笑声竟是内力充沛，声震旷野，由笑声中便听出绝非是猩猩的声音，分明这是人笑，那猩猩笑了几声后，便大声叫道：

“小子！你来到此地，想要做什么？”

空卓将翠薇剑猛力一挥说：

“你究竟是人？是怪？”

那猩猩又是一阵豪笑说：

“是人又怎样？是怪你又怎样？你倒要说个清楚！”

空卓喝道：

“那阴山古道上，昨天夜晚时，狂呼人名的是不是你？你在狂风中，喊叫声音不绝，装神扮鬼，吓唬夜行人，真是罪孽深重。”

猩猩道：

“正是在下！”

空卓又问道：“那五加河畔烧人的是不是你？”

猩猩豪笑道：

“正是！”

小飞龙长剑一顺道：

“好怪物！你是何妖成精，竟以食人为戏！杀生害命，违背天理，我今天就要将你制住为人除害！”于是翠薇剑一挥出手，已向

猩猩胸前刺去，那知他剑刚挥出手，突然感到腕脉一紧，长剑便被那猩猩，轻轻松松的夺了过去。

那猩猩夺剑在手便大笑道：

“你是赤手飞龙盖雄天的门下！”

空卓大吃一惊，论自己的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站得一席之地，谁不对自己敬重几分，那知今天一举手之间，不独被别人夺去了兵刃，同时立刻便认出自己的师承门户，那得不惊，只是他天生一股傲气，虽败而不服，总想一拼到底，心中绝对不认输，所以他仍然是昂然站在当地。

那猩猩笑道：

“小娃儿！你的见识如此浅薄，难道你没有听到你师父说起我老人家么？你居然还满嘴的妖魔鬼怪说个不停。”

小飞龙猛然哦了一声，这才面现高兴的问道：

“你是裘萍老前辈？”

那猩猩却纵声哈哈大笑道：

“小子！你大造化！”

原来此人姓裘名萍，一生别无所好，只是好吃猩猩肉，更有一身惊人的武功，见人时的口头禅，便是大造化。五十年前，就成名于江湖上，论武林辈份，比赤手飞龙盖雄天还大上一些，他有一年在苗疆的深山中抓到了一头金毛银丝巨猩，因为喜爱那身毛色，杀死后，便将那张毛皮晒干了，再经过一番揉制后，便套在自己的身上。遨游江湖、飘泊四海，因此江湖中人称他为猩猩侠裘萍，刚才空卓在五加河畔所见的一堆骨，也是猩猩的骨，并非人骨。

猩猩侠裘萍在江湖中已绝迹二十年之久，这些年来，在武林道上，也很少有人提起他了，不知怎的他却到了这关外之地，隐居在这阴山之中。所以在小飞龙脑海中，对他没有一些印象，可

是经他这一提起，小飞龙陡然想起过去师父曾经提过他，认为他的武功盖世，技艺绝伦，当今武林中，难有出其右者。

小飞龙空卓，忙抢身上前鞠躬施礼道：

“晚辈时听家师提起，恨无缘得见，今日得睹圣颜，真是生平一大幸事，刚才失礼之处，尚望老前辈恕过！”

猩猩侠笑道：

“小子！大造化！”边说边将翠薇剑递给小飞龙空卓说道：

“你既然使用此把剑，你可知道此剑的来龙去脉么？”

小飞龙茫然摇摇头。

猩猩侠袁萍笑道：

“走吧！想你也饿了，随我去吃一顿丰盛的午餐，慢慢将此剑来历告诉你，其中尚有许多因果呢！”说完又转身上峰。

空卓展开轻功提纵术，随后紧跟，只是这座山峰过于陡峭，行来未免吃力，但猩猩侠却身若浮云，飘飘然似烟云一般冉冉上升，心中不禁暗自佩服，两人奔跃一阵，已然上到峰顶，上面倒很平坦。

空卓极目了望，远山近水，尽收眼底，不由神志一清，心中感到舒畅，不由得由愉悦而豪然长笑。

猩猩侠笑道：

“小子！你这襟怀和性格，倒对了我的心意，心直嘴快，毫不拘束，爽快形态，诚大造化。”

空卓闻言微微一怔，突然对猩猩侠拜了下去说道：

“多蒙老前辈栽培！”

猩猩侠哈哈大笑道：

“别来酸劲儿，先吃了饭再说！这是人生第一要务，把正事办理；再谈其他的事情，你不要急猴子似的！”随即指引空卓到一去处，原来是一片石坪，广阔约两丈方圆，平滑如镜，当中几张大枱

树叶上，正堆着许多猩猩肉，及一大葫芦酒，猩猩肉犹自冒着热气，肉香四溢，想是刚烤熟不久。

裘萍道：

“小子大造化，我们边吃边讲这翠薇剑的来历！”说完，首先端起酒葫芦，咕嘟！咕嘟的喝了几大口。

空卓也是一位潇洒不群的人物，向米也不拘小节，他席地而坐，拿起一大块肉便吃，竟是香气满口。

裘萍喝了几大口的酒又是一阵豪笑道：

“提起了这柄翠薇剑的事，我得首先讲个故事让你听！”

空卓道：

“前辈请说！”

裘萍又仰起头来，拿起酒葫芦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悠悠念道：

“落日五湖游，

烟波处处愁，

浮沉千古事，

谁与问东流。”

猩猩侠念完，又向空卓说道：

“小子！那太湖你是知道的？”

空卓道：

“晚辈知道。”

裘萍纵声豪笑道：

“那太湖西受天目、茅山二脉之水，东出会合吴淞、黄浦诸流，分注入海，方圆数万顷，水波浩水，一碧无涯，端的是个好去处！”

空卓吃了一块肉道：

“晚辈当日也曾去过一次，遨游太湖一周，确是水中佳境。朝阳初升，波光碧水粼粼，水光闪闪耀眼。夕阳西下，湖光与晚霞映

照，红光一片，真是美景如画，实乃人间仙境，令人留连忘返。”

裘萍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在七十年前的今天，那太湖岸上，却发生了一件奇事。”

空卓睁大了眼睛，脸上现出惊异的表情向猩猩侠问道：

“是有关于这把翠薇剑的么？”

猩猩侠裘萍却未回答他的话，只是喃喃的说：

“你当然知道太湖位占江南，居于极为重要地位，气候温和，人物俊秀，原是鱼米之乡，农产丰饶，水产特多。谁曾想到，那年冬天竟然下起大雪来，继续下了好些天，天气骤然变得很冷，连湖面上的水也结了薄薄的一层冰，这种天气，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奇迹，实属少有，这太湖附近的居民，都感到特别惊奇，一些渔民，更因湖上结冰，天气又冷懒得进入湖中捕鱼，所以都心中存有无数的诧异？更奇的是那湖岸上却突然来了个老僧人！自从他到来以后，又出现一些令人奇怪的事！”

空卓急忙问道：“老前辈您说是来了一个和尚！他来后又有什么奇异的事发生呢？”

裘萍道：“正是个年近古稀的老和尚，身上穿着一身鲜红的袈裟，足穿多耳麻鞋、手中却拄着一条浑铁禅杖。奇的是这个老僧年近七十，却是步履之间，仍若行云流水，双目精光四射，毫无老迈之态。”

空卓道：“想是他会武功不算，恐怕还是一位武功登峰造极的高僧，可是他来到太湖这里，又作什么呢？”

裘萍却长叹一声，继续说道：

“小子！你说得一点也不错，那老僧确是具有一身上乘的武功，他便在这湖的东岸，辗转徘徊，不往他处去，一晃就是十多天，这十余日中，除去停于岸侧，或佇立暇思而外，就是盘膝枯坐，此际天气更为寒冷，那纷纷的大雪，更是下个不停，甚至将太

湖中一片岛屿，染成似玉琢银雕一般，湖面上的菱形冰块，皆已满积着皑皑的白雪，被湖波一逐，往返穿梭，有如无数的银鱼，游于水面。再经阳光一照，更是明丽照人。”

空卓道：“这湖光岛色，洁白如镜，茫然银色，一望无际，确是粉妆玉琢，玲珑世界，在江南地区，却是千百年中难得一见的奇景。”

裘萍咕嘟的又喝了一口酒下肚，仰首遐思一下又道：

“就在这风雪纷纷飞舞之时，突闻得一声清啸，划破长空，清锐之极，只见由东湖岸上，突然飞起一条人影，身如游龙飞空，已落到湖面的一片冰块之上，神情泰然若登萍渡水，随着那冰块被水波逐向湖心。小子！你知道太湖中有几座岛屿？”

空卓想了一想，然后答道：“著名的有东洞庭山、西洞庭山与马迹山三处。”

裘萍笑了笑，道：“对了，这老和尚的去向，却是那西洞庭山。从东湖岸到西洞庭山有数十里之遥，但那老僧脚踏冰块，恍如御风而行，去势甚急，不稍停留，转瞬之间，便已疾驰而去十余里之遥，比风更快，比水更急。”

空卓突然瞪大了眼睛，看着猩猩侠，连手中的烤肉也忘掉吃了。不由心中惊奇万分的说道：“这是御气之术啊！想是老和尚的内功，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不然怎能够踏着薄冰，在湖面上疾驰而奔。”

裘萍听完空卓的话以后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这正是御气之术，而且是一种上乘的轻功，不然也绝不能够作到这一点，显见是修炼到了极致。可惜的是当时我并不清楚，那是什么功夫，到后来才知道这是武林中极难练的上乘轻功，没有上乘根基的人，不要说是去练这种功夫，就是想窥其门径，都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空卓急忙问道：“却不知此人是谁？”

猩猩侠袁萍又喝了两口酒，像是这件事引起了她心中无限的痛楚，停了一下又继续的往下说道：

“就在那老僧快到西洞庭山之际，突然从东岸的枯黄芦苇中，荡出一叶小舟，舟尾处坐着个小孩，正以双手摇橹，冒着寒风冷雪之苦，奋力向那老僧的方向摇去，这小孩也不过是十二、三岁，着一身碧色短棉衣裤，粉嫩的两腮，已被冷风冻得红而发紫，全身冷得颤抖不已。”

空卓眉头一蹙道：“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！可是也真够勇敢了，倒是令人佩服！”

袁萍看了他一眼又继续说道：

“这孩子不光是生得俊美，而且穿得华丽，一看之下，便知是个大家子弟，可是却不知他为何独驾小舟，来追赶那和尚，他不光是追而且脸上更现出焦急之容，这老僧固然来得奇，可是那个小孩也追得特别怪，他眉头皱起，两腮红肿，就差没有哭出来了。眼看那老僧已上了西洞庭山岸，可是他的小舟仅仅才赶出三分之一水程，手也冻红了，棉衣更积满了雪花。”

空卓道：“这孩子挨冷受冻，划动小船怎么能够和那个老僧人御气踏水相比呢？我倒很敬佩这个小孩子的勇气可嘉！”

猩猩侠袁萍看看空卓一眼，然后长长的叹息一声，问道：

“你知道这个小孩子是谁吗？”

空卓茫然的没有出声，只是把头摇一摇。

袁萍幽幽说道：“唉！那孩子就是我！”

空卓听得全身不由一震，两眼发直，瞧瞧猩猩侠，这才向他问道：

“前辈你和那和尚，既无冤，也无仇，追赶他去干什么？”

袁萍这时似乎进入了沉思状态，对他的问话，并没有去回答他，只是他自己继续的向下面说去，道：